

春潮急

克 非 著



《必由之路》第一部

春潮急

克非著

上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

1974.2
50

《必由之路》第一部

春 潮 急

克 非 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

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7.5印张 402,000字

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68·99 定价 0.83元

内 容 提 要



《春潮急》，是长篇小说《必由之路》的第一部。

五十年代中期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我国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。运动象春天的潮水，汹涌澎湃，冲击、动摇着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界石，同样，也冲击、动摇着川西北山区的农庄——梨花村的私有制界石。围绕着要不要办农业社这样一个根本命题，以复员军人、梨花村党支部书记李克为代表的一方，同以混进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、新富农、梨花村的村主任李春山为代表的另一方，展开了激烈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。

在斗争中，李春山玩弄两面派伎俩，与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相勾结，千方百计阻挠、破坏群众办社。李克胸怀朝阳，同党员们、雇贫农们一起，对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活动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经过反复搏斗，冲破了重重障碍，建立起农业社，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，初步教育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农民，将美丽的山村引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它艺术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。作品除着重刻划了李克这个主要英雄人物外，还塑造了张久洪、李让、金毛牛、松林老汉、林方成等党员和雇贫农先进分子的形象。



本书分上、下两册出版。

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说明

遵照毛主席“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”、“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”的教导，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，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，作为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，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。

“农村版图书”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为纲，根据党的政治任务、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。读者对象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，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、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。“农村版图书”的内容，包括政治读物、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、文学艺术读物、文化科学知识读物以及工具书等。

选编“农村版图书”是件新的工作，还没有经验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多提意见，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。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

毛主席语录

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，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，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，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。

农业合作化运动，从一开始，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。每一个合作社，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，就不能创立。

……

1

这是一九五五年的初春。

元旦过后好些天了，川西盆地北部边沿的丘陵地带，却还处在严寒的日子里。原来，要按旧历的话，现在还是腊月初头上哩。不过，河滩上高大的桉木、溪沟边零星的柳树枝头，已经开始吐露出了米粒大的新芽，只要稍微留心看看，便可以知道春天的脚步确实到来了。

这天上午，太平镇场口外的桥楼底下，站着两个老实本道的青年。他们衣衫都很单薄，各自怀抱着根结实光滑的杂木扁担，扁担头上挂了副棕绳，模样儿很象旧时代做瞎了庄稼，跑出来当足伏的佃田户。那些年月，每到冬闲天，桥楼下就常挤满了这种靠一条扁担养家糊口的穷苦人，而这个地方也就被称为“人市”。桥楼是个当风的所在，河风不断呜呜地刮上来，两个年轻人象河岸上的麻柳树枝，冻得发抖。可他们却没有退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的意思，四只眼睛紧紧盯着桥上，仔细打量从面前经过的每一个过路客，特别是那些身带行李的干部和复员军人，似乎

是要找寻一个他们中意的顾主。

桥，是一座规模可观的索桥。八条白夹竹编成的海碗粗的绳子，平行凌空拉过河面，紧捆在两岸桥楼抱大的木柱上，楼顶各堆放着许多石块，足有三五万斤重，以防竹绳承受重量时把桥楼拉到河里去。绳上铺满了木板，另有四根较小的竹索，分成两组牵在两岸，用竹夹和桥面的绳子联在一起，作为栏杆，同时分担桥面的压力。——大概因为河面太宽，地近山区，河陡水急，夏秋两季涨落又很大，人们才发明了这种特殊的造桥方法吧。但你不能不叹服它构制得是如此地经济、牢实、巧妙：不光可以走人过牛，通行普通的车辆，偶尔还有一两个大胆的小伙子，骑在马上直冲而过哩！这当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熟练的技巧，桥身毕竟太容易颠簸了，稍有不慎便会跌倒，甚至摔到河底下去的。

今天逢场，就是北方所谓赶集的日子，过桥的人特别多，桥身颠簸也远比平时厉害，小娃娃们都紧紧拉着大人的衣角，有几位城里来的客伙简直不敢动步。一个学生打扮的小姑娘，看见脚下桥身象波浪样地起伏，竟吓得尖声叫嚷起来，旁边立刻有只大手伸过去把她扶住，这是位复员军人，说：“不要怕，照这样走吧！多过几回就习惯了的。看，前后赶场的农民叔叔，担着挑子还走得很稳嘛！”边说，边搀着小姑娘稳实地朝前走去。两旁的人，都对他投过赞许的目光。

桥楼下两个青年，早注意了这情况。比较年轻的那个，拿手肘靠了一下同伴，细声提示道：

“哥，看！这回总是他啦！”

“怕还是跟前几天碰到的一样。”年长的那个嘴里这么说，两腿还是跨出桥楼站在桥头边上。年幼的紧跟在后边：

“哥！还是你问吧！我怕跟生人说话。”

这时复员军人已来到桥头，正在和小姑娘告别。被称为“哥”

的那个青年，没开口先红了脸，结结巴巴问道：

“同，同志！你……”

复员军人明白是在问他，笑道：

“老乡，有啥事吗？”

怕和生人说话的弟弟，却迫不及待地抢着说开了话：“同，同志！你是我么叔吧？我爹叫我们来接你，都等你好几天了！你的铺盖卷啦？”

“老二！”哥哥显然不喜欢弟弟的噜苏。

复员军人摸不着头脑：“我们从不认识呀！”

“这说你又不姓李了？”

“我是姓李。”

“那你叫李克？”两个青年又来了劲头。

“不，不，……”

复员军人走后，兄弟俩又退回到桥楼下，神情非常沮丧。弟弟抄紧单衫，嘟起嘴巴说：“早晨吃了两碗稀饭，肚儿早空了！哥，我们回去吧？”

哥哥不赞成：“爹晓得要发火的！……么叔待人可好哩！”

“哥！你见过么叔？”

“怎么没见过！那阵他在家里的的时候，我都比桌子高了，会上山捡菌子了。”

“那阵我喃？我在哪儿？”

“你才一丁点儿大，瘦得象个干猴儿样，光爱哭。那阵我们还住在青龙背坡下的烂草房里。么叔爱去我们屋里找爹，在九顶山套住了野鸡、麂子，也常给我们拿来。你记不得啦？”

“我好象丁点儿都记不得了。……哦！想起来啦！他这边脸包上有个老大的伤疤。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算来整整十年了！在前，大家都说他死在外面了！”

哥哥没有回答，自言自语说。望着桥下哗哗奔流的河水，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。弟弟默想一会道：

“我说么叔不会回我们梨儿园。”

“你咋个晓得？”

“他在朝鲜打美帝国主义，立过大功，听说还当了个啥子官，回到县城里，政府还不请他去干公事么？”

“不，你没听爹讲？么叔上个月来得有信，就是这几天要回来。好象还说回来后要办农业社。”

弟弟想了想，又问：“哥！么叔不是我们的亲房，你说爹为啥要对他这么热络，还要接他上我们家去住？”

“不顶真明白。我想他没家……啊！爹来啦！”

兄弟俩立刻精神抖擞，四只眼睛重新紧紧注视着桥上。

这时从镇里走出来一个高长汉子，年纪约莫四十多点，头上戴顶土线织的垮皮帽，身上是件不甚合体的棉制服，腰间扎着一根又窄又皱的牛皮带子，斜别着大铜锅子的烟杆儿，三分象村干部，七分象农民。脸是长条型的，精精瘦瘦，皱纹不多，细眉毛，小眼睛，薄薄的嘴唇上蓄着一副牛角胡子，神态既精明又庄重。走拢桥楼底下，他先朝桥上望了一望，然后眼睛落在两弟兄的脸上：“噢？这半天又没见影响！”

“没。”

“那就再等！等到天黑，还等不着，明天一早再来。跟你们讲，你么叔极好认的：二十七八岁，高高大大，左腮包上有块这么长的伤疤，是先前遭龙歪嘴儿放洋狗咬的……”

这人说一句，两弟兄应一声。待叮咛完后，他从怀里摸出两块硬玉米馍馍，丢过去：“快拿去胀！我马上到供销社开理事会去了。人拢后接到乡政府去，我跟即就来。小心些哇！要乱去街上瞅闹热，误了大事，看我不捶烂你们的骨头！噢？”

儿子连忙点头应着。

父亲走后，两弟兄又守候一阵，才取出玉米馍馍来啃。那东西又干又硬，仿佛是山上的泡沙石，咽完后早已口干舌燥。弟弟抹着嘴巴说：

“哥！到河里喝水去吧，舌头都搅不转了！”

“要把么叔给错过了呢？”

“去就上来嘛！”

弟兄俩一前一后，顺着桥楼旁边镇上人担水、洗菜辟出的石沙小路，很快到了河滩。

正当两个年轻人捧起清冽的流水痛饮的时候，索桥上走过一个复员军人。他背着简单的行李，大步迈到桥心停下，贪婪地眺望远近的山光水色，脸上泛出浅浅的笑容，还把领口解开，揭下头上的军帽，让寒冷的河风，尽情地吹拂一阵，然后来到桥头，在一个摆在稻草棚里的花生、纸烟摊前停下，和蔼地问道：

“老大娘，你好！乡政府在哪儿？”

守摊子的老太婆抬手热情地指点道：

“同志，你对直去，抵拢倒右手，走过挂长灯笼的悦来店就看得见了。”

没多大工夫，从前联保主任龙歪嘴的土公馆，而如今的乡人民委员会里，通讯员二黄踏着扶梯，咚咚咚地跑上炮楼，尖声尖气喊道：

“老文同志！老文同志！”

“唉！又来了！轻点！”房里一个清亮的声音回答，“啥事嘛！”

“底下有个复员军人——”

“找民政干事去吧！”

“今天逢场，民政事情可多哩。现刻他屋里挤着好几起人，又是扯结婚证的，又是批宰年猪条子的，正忙得他打不开转哩！”

屋里的人笑道：“唉！快嘴！快嘴！把人的耳朵都吵聋啦！我对那些事从没沾过手，又正忙着给区委写办社情况报告。你带他去找柳永凤同志吧！”

“老柳同志也正不得空哩。大桥社的朱社长刚走，新民社、莲花社、团结社的筹委主任又来跟她汇报建社工作，几个人正谈得热烈哩！”

“还有刘乡长呢？还有财粮、民兵、组织、妇女，他们都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都还没回来嘛！刘乡长在红星坝老社，民兵、妇女在罗坝村建立新社，财粮在区上开会，组织——”

“好！好！噜苏鬼！请他上来嘛！”

不一会，通讯员二黄，引着方才在索桥上眺望风景的那个复员军人，快步走上炮楼。这军人二十七八岁，身材高大结实，宽阔的肩膀显得很有力气，仿佛就拿一根桥梁放上去，他也能象桥墩那样把它承顶住。面容和这一带常见的庄稼汉差不多：长方形，褐红色，高鼻梁，大颧骨，前额稍显突出，眉毛浓黑，两眼炯炯发光，方下巴微微向上翘起，处处透着英武气概；要不是左腮上那块显著的伤疤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也是很漂亮的哩！他在门口停住，朝屋里略略打量了一下，径自朝写字台前走去，笑问道：

“你就是文如仁同志吧？”

快嘴二黄在背后炫耀地说：“对！他就是我们文书记！去年才从区上调来的，可有学问啦！”

乡总支副书记文如仁，是一个月以前由区委决定临时兼任现职的。但他在太平乡，甚至在全永兴区，却早就有了一些名气。原先他是区委的宣教干事，因为文化水平不错，嘴头笔下都很来得，人年轻又肯钻研问题，区委副书记李世泉，以及在区里蹲点的县委副书记胡兴，都很看重他。去年（一九五四年）上春，

县委在永兴乡开始试办曙光农业社的时候，由李世泉提名，胡兴支持，曾派他去跟着工作组学习过一阵子。秋天区委试办社，他便成了驻社干部，由区委书记领着，来太平乡试办了大桥、红星两个农业社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他是全区懂得农业社的少数干部中的一个，尽管不算很精通，可在那个时候，也多少说得上是“内行”或“专家”了。现在他的工作，仍主要是照管两个只不过半年历史的“老社”。因为区委考虑到今年本县是“由试点办社转向大量办社”的头一年，乡干部都是些没入门的生手，所以叫他在总支里临时挂了个职务，以便在许多复杂的政策问题上，帮助拿些主意。

复员军人进屋后，文如仁忙推开面前正在翻阅的材料，从桌边站了起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儿惊愕，一边和复员军人握手，一边直瞅复员军人左腮上的伤疤和那身志愿军服装。忽然问道：

“假使我观察得不错，你就是李克同志？”

复员军人先是一怔，接着点点头说：“是，我是李克。这是我的介绍信，组织关系也在里头。”说着递过一个纸袋。

文如仁接过粗略一看：“等会转给老柳。”随手放在桌上，朝屋外高声叫道：“二黄！到街上茶铺里打瓶鲜开水来！”又转向李克，拖过一张藤椅：“坐坐坐！早晨从县上动身的？可把你望久了呀！”说完笑了起来。

李克一边拿手巾抹汗，一边笑说：“前天就拢县上了，一路十几个同志，本想马上回来的，县委青剑同志和方县长不放。……听说乡总支还有个柳永凤书记，怎么没见，下村去了吗？”

“在家里。正在和筹备建新社的干部们谈话。”文如仁说，微微叹了口气：“唉！这本来是条不寻常的道路，才不过新建三个新社，就把人忙得——”

听他说起农业社，李克忙停止抹汗，留神听着。但文如仁一

下转了弯：“说起来，县上也该先通个电话。真是对不起，不晓得你回来的准确日期，连个简单的欢迎会都预备不及。……你真值得我们学习啦！”

李克望了他一眼，轻微皱了皱眉毛，诚恳地说：“学习什么，一切都是党教导和培养的。至于我个人，要不是因为有我们的党和毛主席，恐怕连我这个人也早就不在世上了！”说完沉默下来，大概是想起了那早已过去了的遥远的岁月。

文如仁连连点头：“是啊！说的是啊！离开了党，离开了毛主席，任何三头六臂的英雄，都会一事无成的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你在朝鲜活捉了美帝上校团长，炸飞了敌人的碉堡，无论怎么讲，也是我们全太平乡的光荣呀！”

李克正要说什么，通讯员二黄提着一瓶开水，咚咚地跑上楼来，尖声嚷道：

“老文同志！开电话会。”

文如仁起身找茶杯：“哪儿召开？”

“区委张凡张书记。我刚才给柳永凤同志讲了。区委办公室说，是研究各乡建立新社会的宣传情况，一定要总支正副书记都亲自参加，不得借故不到；还在村上的，叫各乡快派人去喊回来——”

“莫尽弹你那舌头啦！我马上就来。”文如仁说，向李克苦笑了一下：“唉！听听，实在要话说，不是和你冤家对头似的天天吵架，就是没日没夜朝你放机关枪！”严重地摇摇头，做个招架不住的滑稽相。

李克料想总支副书记在什么问题上碰到了难缠的对手，只不明白他指的是谁，淡淡地一笑：“看来乡里的工作顶忙吧？”眼光落在墙角的楠木大书橱上。

“也不算得。农村工作这个行道，原本是这样的啦！”文如仁

又恢复了原先的快乐情绪，给客人倒上大杯开水，“早些时，听说你在医院里呀？”

“是在那儿。”李克回答。

“还是那回炸碉堡负的伤没好么？”

“早好了。是半身瘫痪——急性关节炎引起的。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年半。”

“整整一年半！”文如仁不胜惊讶，“后来又怎么好了的啦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”李克爽朗地笑道，“大约是急着想回农村来吧！所以就好了。”

文如仁瞅着李克点头说：“不错！一个意志顽强的人，疾病是把他奈何不了的。这次回乡，打算干哪方面的工作呢？”

“当然是回我老家梨花村去，跟大家一道办农业社，搞社会主义。前天在县上，县委青剑同志、方县长已同意了我的请求。”

“很好。听李春山同志讲，你原先在信上也是这么说的。农村天广地阔，真是英雄用武之地啦！不过现在——”

“李春山！”李克轻轻念了一声。

“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吧？”

李克脸上泛起欣喜的笑容：“一九四五年在家的時候，我們，還有松林二爺，好大一幫人，為想挖開梨花村的青龍背——”

文如仁不住點頭：“你們和張長頸、龍歪嘴那場殊死的鬥爭，李春山早給我講過幾回了！要不，怎麼會從臉上的傷疤就認出你來啦？”接着又玩笑似的加了幾句：“可惜我不是文學家，若把你們那段鬥爭編成小說，才有意思哩！”

李克摸着腮包上的傷疤，沉落在往事的回憶里。那已經過去了十年的歷史事件，仍使他感到很憤怒。抑制一下，把話題拉了開去：

“文如仁同志，李春山他——”

“他现在是党员，行政上担任村代表主任。”

“这个知道，他在信上给我讲过。”

文如仁满含爱意地继续说：“他这人的确不愧是个老积极哩！我来这儿虽不久，可听人讲，打从一九五〇年起，他就担任农会主任、村长，历次政治运动中，都跟着党风里来雨里去，从没说过半句二话，喊叫一声困难。工作一贯出色，群众威信相当高，算得是全乡的一名模范干部呢。”

李克静听着文如仁的介绍，明显地觉察到总支副书记，对李春山似乎有着过分的偏爱。可心头还是暖烘烘的，为自己有这样的战友，感到无限喜悦。继又听文如仁止住了话头说：

“李克同志，你要在梨花村住下来，为党干一番事业，不能不好好依靠他啦！”

“那是当然的。”李克笑道，“我离家十年了，什么都很陌生，不依靠村里的党员同志，还依靠谁呢！他今天来街上赶场了？”此刻，李克多么想快点和自己的老友会面啊！

“来了的。近一向他每天都来，还把两个儿子叫在一路，为的是好接你……”

一阵咚咚的响声，打断了文如仁的话。又是通讯员二黄：“老文同志！区委张凡书记在点你的名啦！叫你快点！快点！”

“你叫柳永凤同志应一下嘛！”

“老柳同志早到电话室去啦！”

文如仁匆促起身，拿过案头的袖珍笔记本，朝李克抱歉地笑道：“对不起，你先休息休息，等开完电话会，我们再仔细谈谈。”

文如仁去后，李克独个儿坐不住，便也下了炮楼走出乡人委。他想很快见到李春山以及同村的熟人。

跟川西北的许多偏僻的小乡场一样，太平镇逢场天十分拥挤，放眼望去只见千头钻动，哄哄嚷嚷，嘈杂成一片。

李克在人流里浮游来浮游去，一边打量着家乡这十年来的变化，什么地方添了几间新铺面，什么商店换了新招牌，一边寻觅李春山。结果，把大街小巷都走遍了，不仅没找见老朋友，连半个稍微熟悉的面孔也没碰到。不觉有些失望。后来记起李春山是个很会盘家的角色，该不会在河市坝买卖什么东西吧？于是，凭记忆找到路朝那儿走去。

河市坝是全镇最热闹的去处，正式名字叫猪市场，位于街背后东岳庙前面，南河过来的一个空坪上。名叫猪市，其实这里不止买卖猪只，还有牛、羊、猫、兔，以及草扒、晒簞、扫帚、犁铧等等农具杂物；收荒的、卖耗子药的、吹人人糖的、把一块弯铁片敲得叮叮可叮可卖麻糖的一类小摊子，也摆得不少。

李克走进市场，迎面便见东岳庙的粉墙上，有条斗大的红字标语：“依靠贫农，团结中农，积极发展互助合作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！”类似这样的标语口号，方才在街上就已见过好几条。

接着，李克的视线被别的景物吸引了过去：在卖农具杂物的那角，一个瘦弱矮小的老汉，扮相极其普通，但是气派很大，犁头一买三架，晒簞一买十床，买后就由身旁的一群人取走。从这不平常的举动，和周围尊敬的眼光里，李克很快明白这是哪个农业社的干部。不知怎么，他觉得这老汉非常象往年给他讲《三国演义》的松林二爷。顿时感到无限亲切，正想过去和他攀谈攀谈，了解了解办农业社的方法，那老汉却搂着一大抱筛子、扫帚走了。这样的人，随后李克又遇到了三起，他们不光买农具，还买牛、买猪以及绳索等杂物，数量全都很大，单干农民简直不敢想象。从这些人的身上，李克体察到了家乡正处在社会主